

袁一强 / 著

库

文

说

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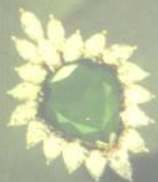
题

问

会

社

硕鼠



一部最具说服力的反腐倡廉力作

群众出版社

说 文 库

小

题

问

会

社

鼠

硕

群众出版社

袁一强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硕鼠/袁一强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 1997. 7

(社会问题小说文库)

ISBN 7-5014-1580-3

I. 硕… II. 袁… III. 长篇小说: 纪实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3786 号

硕 鼠 (社会问题小说文库)

袁一强 著

责任编辑: 张 蓉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技术设计: 王焰华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Tel: (010)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印 刷: 京安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287 千字

插 页: 3

印 张: 11.5

版 次: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
编 号: ISBN 7-5014-1580-3/I·617

印 数: 16001-26000

定 价: 16.00 元

1

沈梦菊觉得自己运气不错，飞机不但正点到达，而且一出候机楼便被一出租司机“抢进”了车里。

她随身带的大包、小包全是那司机帮她塞进车的，动作异常的麻利。她知道遇上了“粘活”的司机。出租车送客到机场后返程载客是要重新排队的，否则的话要罚款。但也有胆大的司机不听这一套，敢送完客就在候机楼外截客，拉上就跑，谓之“粘活”。这种勾当要须客人的配合，出机场如有人检查要说是送客的。因坐上这种车可以少走不少路，又节省了时间，所以客人都愿意做配合。沈梦菊的弟弟过去干过出租司机，听他玄耀过这种勾当，所以车上得格外麻利，根本没用司机费什么话。

果然车一发动，嘴甜的小伙子就说：“大姐，待会儿有人问您就说是送客的。免得我挨罚，您去排队，全耽误了。”

沈梦菊笑着答应了。

事前，她既没有通知业务部派车接她，也没有告知她的丈夫边乐来。身为神功营养液公司总经理的夫人，又是业务部门的主

0049/17

管，只要她一个电话，公司就会派最好的车来接她。但只要是她单身出差，每次回来她从不惊动他们，她有她的算计。这次外出开会的虽还有她属下的赵海滨，但会后主办单位安排的旅游，她临时推说玩的地方她去过了，只让赵海滨一人随同前往，她却早买了返程的机票提前回了北京。

进家门放下行装，泡上茶，她顾不上休息片刻，便开始了细心地检查。边乐来下班后如没有别的应酬也要一个小时后才能到家，儿子边超什么时候着家，更是行踪不定。此时检查正是时候，况且边乐来绝不会想到她今天到家。

这是一套四室一厅，标准很高的商品房。宽敞的客厅布置得古香古色，万宝阁里摆放得琳琅满目；那件金光闪闪的二龙戏珠的景泰蓝更是做工精细，栩栩如生。造型精美，配有进口输氧设备的鱼缸有两米多长、一米多高，里边游动的是珍贵的大型银龙和七星鱼。这些都足以说明这儿的主人非同一般。

检查的重点自然还是卧室。与客厅的布置不同，家俱全是欧式的。卧室的面积也要比一般住宅大出许多，席梦思放在中央，一边一个大号的床头柜，屋内仍能摆下一套真皮沙发、组合柜、安乐椅……

她细心地检查了床单、枕巾，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蛛丝马迹。上面的那几根断发从粗细、长短上看是边乐来的。枕巾和床单全是她临走时换过的，她怕自己的男人带野女人回来过夜，在她的床上。既然边乐来当初能把她勾引到手，就难免再打别的女人的主意。况且边乐来今非昔比，当初只是她的主管科长，如今是大权在握的总经理。公司里与边乐来眉来眼去的女人有几个，但她觉得在她眼皮底下顶多是搞点精神会餐，想动真格的不容易。她在班上是将一只眼盯着她的部下和客户，另一只眼要盯的就是边乐来的一举一动。她不准许他带着女部下出差，即便是市内活动

也不准。为了便于监督，她牺牲了很多外出的机会。

她准备将那安乐椅挪个地方，她不喜欢卧室里边乱糟糟的。她突然发现床脚下有块糖纸，刚松弛下来的神经中枢一下又紧张起来。边乐来是从不喜欢吃糖的，会不会是什么女人在这里吃过糖？

她弯腰掏出那“糖纸”一看，头立刻大了起来。这哪里是什么糖纸啊！那竟是一个裂着口，用过的装避孕套的玻璃纸袋。上面印着一男一女面对面的人头……她有将近十年没见过这东西了。她用不着避孕，因患子宫肌瘤，早被摘除了子宫，从那时起就没了例假。美了边乐来，他戏称她为“全天候”，他告诉她，有什么天气都能飞的飞行员才称得上“全天候”。

望着手中的那玩艺儿，沈梦菊气得一阵发抖，虽然她早已料定边乐来在这方面干净不了，但真的发现了真凭实据，她还是难以接受这严酷的现实。她恨得牙根发痒。她很快将可疑的对象过了一遍，财务部的主管朱静、公关部主任林欢、经理办的副主任吴欣然……但又被她一一推翻了。

年轻、漂亮，尚未出嫁的朱静虽是边乐来一手提拔的，可却是她介绍来这个公司的，朱静的父亲是她父亲的老同事。林欢和吴欣然虽都喜欢往总经理办公室扎，但这两个人对她都有几分畏惧。况且她们全知道她有冷不丁回来的习惯，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跑到她家里干这种事。她怀疑是他带回了“鸡”，她知道歌厅里的那些货色，在包间里她看过男人们的那副嘴脸。

沈梦菊拨通了边乐来的电话，告她已到家，让他回来吃饭，说要亲自下厨炒几个菜。电话里的边乐来似乎很兴奋，跟她说了好一阵废话。她知道那全是装的。

边乐来一进家门就觉出气氛不对。沈梦菊铁青着脸坐在客厅里，对他的招呼不理不睬，更没有亲自下厨的意思。边乐来刚过四十岁就谢了顶，但一看就是那种精明透顶的人。

“怎么了，累了？不是还要几天才能回来吗？”边乐来满脸堆笑凑了过来，坐在她身边，一只手还放在了她的腿上。

沈梦菊冷笑了一声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怎么，回来得太早碍你事了，是不是？我的边总经理，原打算今天晚上和谁练呀？”

“我说你这又是发什么神经啊？”边乐来收回了笑，将那只放在她腿上的手移向了茶几上的烟盒。他点燃了一支烟，又冷冷甩了一句，“我说，是不是更年期提前呀？”

“放你妈的屁！你到会演戏，这是什么？”随着她一声尖叫，她将那捡到的避孕套的袋子拍在了茶几上。

边乐来着实一惊。完事他细心打扫过战场，不想还是将最要命的玩艺儿掉了。他若无其事地拿起那玩艺儿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开什么玩笑！哪儿来的？”

“好汉做事好汉当！装什么孙子呀？”沈梦菊骂人的声调不高，但让人听了感到阴森森的。

“费什么话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你说明白！”边乐来却提高了嗓门。

“哪儿来的，在卧室床底下捡的！你是不是太粗心了？我的边总经理！”沈梦菊冷笑着，那笑声让人起鸡皮疙瘩。笑过，又以阴森森的语调嘲弄道：“说说吧，是从大街上带回来的骚货，还是哪家的大家闺秀？要真的是大家闺秀我就成全了你们！”她敢用这种腔调放这样的话是因她知道，他边乐来不敢提半个离字，他的那些事全在她手心攥着呢。

“我有两天陪着客户搓麻没有回家，会不会是边超这小子把女孩带回了家？这小子难说……”边乐来嘟嘟囔囔一个人像是自言自语，沈梦菊又说了什么难听的话他似乎是没有听到。

“你真会编故事。你那宝贝儿子有自己的屋，干嘛非跑到他老子的床上来折腾？”

“儿子的屋里不是个小床嘛！那就难免……也是十八九的大小伙了，有这种事不新鲜！”边乐来显得很激动地冲她嚷道，“你在家的时候也碰到过嘛，那个叫什么妮的姑娘，会不会是跟她呀！”

“别跟我演戏！”沈梦菊杏眼一瞪喝道：“现在不是说你那宝贝儿子的时候，你这个德行他还好得了！说，到底是谁？”

“我说，你能不能等边超回来，问明白了再闹？”边乐来冲她摊开双手，摆出天大委屈的样子。

沈梦菊刚要说什么，却听到门响，只见边超背着足球，摇摇晃晃走了进来，大大咧咧叫了沈梦菊一声，便一头钻进了厕所放了一阵水。

沈梦菊趁机向边乐来交待政策：“待会儿我问他的时候不许你插嘴。你要是插嘴就是心里有鬼！”她说得声音很低，但是发着狠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
边超从厕所一出来，便被沈梦菊笑眯眯招呼到跟前，慢声细气地问道：“超，妈问你，这些天你有没有带什么人来咱家住过？”

“您问这个干嘛？是不是指女孩？”他狡黠地笑了笑，说：“这可关系到一个成年人的隐私权，您别忘了，我满十八岁了！”他依然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，他从小就喜欢跟大人耍贫嘴。

“妈是怕你惹出什么麻烦，要是怀上孩子可就……”

“怎么会呢？有的是避孕工具，这还不懂！报纸上说，人家美国一上中学家长就教孩子怎么使用避孕套，不像咱们中国把这事看得那么严重……”边超侃起了美国。

“那是美国！你小子怎么不学好呀？在家和女孩子睡觉不说，避孕套还满世界扔！像什么话？”在一边急得要命的边乐来终于抓到机会冲儿子吼了起来。听得出来，他的话带有某种暗示性。

沈梦菊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又不便发作，只好拿出那玩艺儿向边超问道：“这是你的吧？”

边超拿起那玩艺儿一看笑了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没把您屋里的床单弄脏吧？就怪我爸舍不得给我买个大点儿的床，那小床我一个人睡都快掉地下了……”

“哎，明儿就给你换个大床！”边乐来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兴奋地冲儿子大声嚷道。

沈梦菊又瞪了边乐来一眼，但那目光已不见刚才的凶狠。她刚要说什么，电话铃声响了，是楼下小美人发廊打来的，问她还做不做头？她一到家门，遇到发廊的小美时说过会儿来做头。想不到家发现了敌情，早将做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

边乐来问晚饭在哪吃。

沈梦菊说：“我做完头打电话你们俩就下去，还是老地方吃吧。”

他们一家是楼下庆庆餐厅的老主顾，可以吃个十天半月再结账。开了发票沈梦菊签个字就按请客户吃饭报销了，一年四季，她下厨房的时候极少。

沈梦菊下楼去了发廊。屋里只剩下边乐来父子俩。

父子俩面面相觑，边超的脸上挂着坏笑。

“你小子还笑呢？报驾校的事也不着急，学费交了那么多天了，你也该问问什么时候开课。整天东游西逛，要不就带女孩子回家胡来……”边乐来忍不住训开了儿子。

“您打住！”边超伸手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，他脸上挂着坏笑说，“我帮了您的大忙，您一句客气话不说我不恼。可您也别恩将仇报啊！”

“帮了我的忙？什么忙？”边乐来对儿子的话似懂非懂。

儿子笑了，说：“您真会装傻！那东西是我的吗？您心里会没数！你们在屋里吵我在外边都听到了，我是看您陷在泥坑里不能自拔才帮您的，不想您还真赖。再说那天夜里我就觉得您领回人

来了……”

“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！”边乐来显得说不出的一种兴奋，又有些不好意思。毕竟是让儿子揭了短，又是那种事。

“您甭夸奖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嘛！可您也别总练嘴，怎么也要给点儿物质的……”说着，他笑眯眯地伸出了手。

“又要钱？你小子敲竹杠呀！报驾校只要五千，我给了你八千。这刚几天啊？你把我这当成花旗银行了！明儿你拿下本子快找个正经事干，别给我整天瞎混！”边乐来半急半恼地冲儿子吼。儿子高中没毕业便弃了学，这是他的一块心病。

“您甭急，我妈过生日，我给她买了一件皮大衣。您不管她我还不管！”儿子收住了笑，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

这一下边乐来哑了。好半天才问了一声，“你妈她好吗？”

边超只是点了点头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
边乐来将两千元拍在了儿子的手里。

儿子不到六岁的时候，他与沈梦菊组成了新家。沈梦菊很喜欢他的儿子，儿子也很快接受了这个新母亲。沈梦菊也曾怀过两次孩子，但全没保住。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后，更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疼爱边超。但边乐来早就有所察觉，儿子对后母的疼爱报以的是虚情假义，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儿子假戏真作的功夫越发老道，时而连生性多疑的沈梦菊对边超表现出的母子情也信以为真。

此时边乐来敢断定，儿子今天的举动与其说是出自父子之情，不如说是出自对后母的一种报负。

一家人在庆庆餐厅的包间用过晚饭，照例又是打开OK机轮番尽兴。沈梦菊似乎兴致很高，唱了一曲又一曲，边乐来再三催促她才罢手。

临睡前，谈起公司里的事，边乐来满腹心事地告诉她，又有

人向部里边捅了匿名信。说检举信也由部里转到了总公司。

神功公司是中央 M 部的下属企业，属上面的一个经济发展总公司管。算得上这个总公司的台柱子企业。

“信上都反映了什么？”虽然这种事早已是家常便饭，沈梦菊听了还是有些紧张。她从边乐来的神态里感到了什么。

“信我没看到。姜少军这小子还跟我拿了一手，只提到海南公司的亏损问题。但我总觉得不光这些……”他说的这个姜少军是总公司的纪检干部。

“没提在澳门合资的事？”

边乐来摇了摇头。

“你能不能想办法把那信拿过来？姜少军跟你关系不是还行吗！”

边乐来又摇了摇头，白了她一眼说：“就凭那点儿小恩小惠？不那么容易！再说也不能显得太沉不住气，这种小人物都属双刃剑，用不好反伤了自己。懂吗？”

沈梦菊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在心计方面她佩服自己的男人。

“那个老顾调走的真不是时候，再晚个十天半月就没有这么多的麻烦！贷款的事要抓紧呀——”边乐来想到愁事深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那东西想着送谁快拿走，放在家里太扎眼！”沈梦菊说的是客厅里的那件二龙戏珠的景泰蓝。她听边乐来说，制做那件东西费了上千个工时，光黄金就用了二百多克。

“知道。”边乐来眯着眼吭了一声。那件二龙戏珠原打算是送给老顾的，这位分行的行长是他贷款的老关系。他准备再从那儿贷出二百万，不料老顾突然调走了。

边乐来有句口头禅，“不同的酒席款待不同的宾客。”如何打通关节，疏通各种关系，他深谙其道。好玩的他安排你旅游，用处小的在国内转，用处大的带你到国外逛；贪财的他送你红包，分

量的轻重当然要因人而异；好色的他便往歌厅的包间里领，小姐相陪，桑那按摩更是必不可少。但对待那些大权在握，给钱不敢要，送色不敢粘，想吃又怕烫，尤抱琵琶半遮面的人物就要费些心思，为对方找块遮羞布——送高档的，有保存价值的工艺品。人家收了，再象征性地付点钱，睡觉心里都踏实。为使这类礼品更理想一些，几年前他终于物色到一家濒于倒闭的造景泰蓝的乡镇企业，给这家只有三四十号人的小厂投资了几十万，使之成为神功公司的联营单位，也是他的高档礼品生产基地。

景泰蓝厂的厂长张宏根说，那件二龙戏珠至少要值十万。要说拿这么好的东西送人，他边乐来也舍不得。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要想把二百万的贷款弄到手就要花血本。他急需一笔贷款。产品做广告要用钱，与外商合资办公司要钱，就是偿还那一千多万元的贷款利息也不是一个小数。不想偏偏要烧香了神不见了，烧完香等着神显灵着急，要烧香找不到庙门更着急。

五花八门的营养滋补品几百种，上千种，让消费者早就花了眼，卖谁的，就看谁舍得花钱做广告了。这两年神功公司的广告费没少花，但全让主管广告业务的林欢打了水漂，吃了回扣。黄金时间的电视广告一年见不了几回，尽往没人看的杂志报纸上乱登一气，整版整版地招呼。林欢这个小骚货每回跟他粘乎完了，总忘不了缠着他追加广告费。直到产品积压得仓库里快放不下了，沈梦菊跟他急了眼，他才将广告的大权亲自拿了过去。沈梦菊几次要他把林欢拿到车间去，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敷衍过去。

三十六计走为上，在澳门与外商合资办公司正是为自己准备的一条退路。他不想总抱着个雷过日子。因要做汽车零部件的生意，沈梦菊总算为她那开“面的”的弟弟沈梦秋谋到一个中方副经理的位子，往外捣腾钱总要有自己的人才放心。所谓的外商也只是图有虚名的“空手道”，注册资金自然要由神功公司的腰包里

出。

谁都知道那一千多万的贷款是个雷，是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雷。但凡事有一弊就有一利，从某种角度说，那雷又是他边乐来的护身符；贷他款的银行怕他垮了，主管他的头头也不敢轻易让他垮了；他不必担心自己的位子，就是他往外推也没有人敢接。每年上百万元的贷款利息，一千多口子的工资、奖金、福利，还要上交说得过去的利润，心眼小的能把你愁死。但他办事的排场和气派，让人绝不会想到他是拉了一屁股账的破落户。打肿脸充胖子是个本事，也要有气量。边乐来就有这个本事和气量，评先进企业家有他一份，评优秀党员也少不了他，去年还混进了区政协，他似乎能让方方面面满意。

一时间他想得很远，直到电话铃响，才将他跑远的思绪拉了回来。

电话是大企业家报的记者时延年打来的，说写他的那篇文章见了报，还登了头条。又说电视台让他组织有关企业家的专题片，他又向电视台推荐了边乐来，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，大家见见面。边乐来推说太忙，过一阵再说。两人在电话里又说了一阵闲话，开了几句半浑半素的玩笑才放下电话。时延年是他的铁哥儿们，神功公司每次开新闻发布会他都拉一车新闻界的哥儿们、姐儿们来。

随着一阵香水味，沈梦菊冲完了澡进了屋，她媚笑着对他说：“要想淘气就去冲个澡，讲讲卫生，别传染我点儿什么说不清的病。谁知你这阵老实没老实？”

边乐来作出一副委屈样说：“不是政审通过了吗！怎么还七八个不放心？”

沈梦菊撇着嘴笑道：“得了吧，你的花活多了，谁看得住你呀？”

“天地良心哟——我的‘全天候’，怎样才能使你相信呢？”边乐来嘟囔了一声，到卫生间冲澡去了。

2

边乐来到公司屁股没坐稳，办公室主任吴欣然便来汇报，说党委书记龚振峰和总经理助理严兴明天下午由香港返回北京，问谁到机场去接。

边乐来说他要亲自去接，并让她通知龚振峰的司机明天一起去机场。吴欣然还想要跟他说什么，见找他签字，汇报的一个接一个，沈梦菊也跟了进来，便改了主意，与沈梦菊打了个招呼出去了。

屋里只剩下了沈梦菊和边乐来。

“龚振峰他们明天回来。”

“知道了，我明天去接他们。待会儿你给张宏根打个电话，就说我这些日子太忙，脱不开身，过些天再去他那儿。这老小子又想伸手要钱呢！”

“你真给姓龚的脸！干嘛非要亲自去接他？上次你回来他去接你了？”沈梦菊撇着嘴说。

边乐来笑道：“真是妇道之见！这是政治，这叫以柔克刚，你

懂吗？”

“你懂！当初叫严兴陪他出国我就不同意，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让姓龚的把你的人全拉过去……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”边乐来不耐烦地向外挥了挥手，又说，“张宏根那儿的电话我打吧，省得让他以为我成心躲他。”

“他那破景泰蓝厂子也是个无底洞，他算吃上你了！”沈梦菊叨唠着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你让我清静会儿！”边乐来蹙着眉头又挥了挥手。

“瞧你那德行，昨晚是谁呀？像狗似的乱舔一气！”沈梦菊酸溜溜甩了一句，摔门而去。

边乐来反锁上门，摘掉了电话，想一个人清静一会儿。

龚振峰是去年底才调到神功公司，接替到龄退休的老曲任党委书记的。龚振峰比他大几岁，是六十年代初的中专生，后改行搞了几十年的政治工作。他一来，神功的人就反映他比老曲水平高。在边乐来看，他不过是到下边转了转，和工人们聊了聊家常，便赢得了平易近人，关心职工生活的好名声。尤其是他年初拒绝接受公司发给他的上年度的三千元奖金，更是博得一片彩声。

边乐来很快就意识到他要比老曲难对付得多。那三千元奖金实际是他边乐来作出的决定，理由是龚振峰是年终前调来的，应该享受半年的年度奖。当然，这也是他对龚振峰的一个试探气球。

接着又是召开职工代表大会，龚振峰将搜集到一大堆问题，意见端到边乐来的面前。虽然他笑咪咪地完全以一种商量的口气，但他已足以使边乐来感到了威胁。

一次，边乐来对朱静谈起龚振峰难对付。

朱静笑咪咪地说：“以我看，男人全好对付。龚振峰虽不贪财，

但这个人有点儿好色。”

边乐来好奇地问：“对你不老实了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我是凭女人的一种直觉……”朱静说。

正是朱静的这种“直觉”，很快促使边乐来为龚振峰办成了这趟东南亚之行。理由堂而皇之，考察国外市场。他让陪同前往的严兴带足了外汇，并细心交待了此行的任务。严兴的岁数虽不算大，但是那种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连睡觉都眨巴眼的机灵鬼，交给严兴办，他放心，这条外出路线自然也是他与严兴跑过多次的老道，严兴称之为“黄道乐土”，此行的目的地当然不能让沈梦菊知道了。

龚振峰他们出国后的第三天，严兴便通过国际长途在他的汉显BP机上留下了一句话：“在国外一切顺利，请边总放心。”边乐来收到这条信息，心中的愁云一扫而光。沈梦菊担心严兴被龚振峰拉过去，而边乐来正是希望严兴与龚振峰能拉上近乎。他的亲信能与龚振峰套上关系，就如同在他与龚振峰之间架起了一座桥，能减少很多麻烦。

严兴是他一手提起来的。边乐来当科长的时候管过汽车队，当时严兴是车队的一名卡车司机。边乐来押着严兴的大货车跑过长途，看出这小子会来事。那是一年的春节前，严兴因倒卖汽油票进了公安局。因严兴有前科，当时的厂领导主张过了春节再去接人。是边乐来上下疏通，跑了三趟公安局终于在年前保出了他。从那时起，严兴便跟定了边乐来。有了严兴的车，他办起自己的事就方便多了。

边乐来当上公司总经理之后，严兴先是为他开车，不久又提升他为总经理的助理。如今的严兴不仅是他的酒友、赌友、嫖友，还是他的智囊。为了便于他与女人行乐，蒙骗沈梦菊的绝招就是严兴的杰作。这小子精心制作了一盘录音带，A面是在方城大战，

B面是在请客吃饭。边乐来在外要行乐，给沈梦菊挂电话是总先打开录音机，里边响开稀里哗啦的洗牌声，而后他拨通电话说：“今晚上半夜见了，陪几个朋友搓搓麻……”说到这里时候，录音机里里边正好出来一嗓子，“边总，该你出牌了！……”录音足可以假乱真。

不仅如此，更主要是严兴几乎知道他的一切，参与了他的一切。他们两个是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，用严兴的话说是“生死与共”。一次酒后，严兴赤裸裸地对边乐来表忠心说：“没有您边总，就没有我严兴的今天。就是刀搁在脖子上，我也做不出对不起您的事。那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几个字您要倒过来看，实际上是‘坦白从严，牢底坐穿，抗拒从宽，回家过年’，我要给您卖了，您落个死刑，我落个死缓，我活个什么劲儿……”边乐来视严兴为生死同盟，最可靠的伙伴，不敢跟沈梦菊说的话他敢跟严兴说。

次日中午，边乐来是在贵宾楼吃的请，作东的是海南来的一位公司总裁。因没带司机，他不敢贪杯，另跟人家订了喝酒的日子，没等散席便匆匆驾车去了机场。自他拿下了驾驶本，他的司机邢树宾便成了他的保养工，除了为他擦车，修车，整天扎在车队打牌。他自己开车图得就是方便。

吴欣然坐的是龚振峰的专车，已比他先到了机场，迎来送往是她份内的事。

吴欣然见了他便撅着嘴抱怨道：“你真沉得住气！广播里刚刚报过，这趟航班正点到，顶多再过十分钟……”

“急什么？他们下飞机没有一刻钟出不了机场。”边乐来点了一支烟说。

吴欣然说：“我不是为接人着急。有个事昨天我就想告诉你总没机会，电话里说又不方便。”

“什么事？说。”